

奔屏看点

奔赴山海之约

湘江

在绿水微澜处,乘一叶轻舟,拍风景大片;漫步和美乡村,看碧波荡漾、满山苍翠!近期,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、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《山水间的家》第二季回归,带领观众开启新一轮山水之旅。

作为央视最新原创节目,《山水间的家》相继被国家广电总局评为“2022年度广播电视创新创优节目”、入选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大学生赏析推荐作品、被评为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优秀节目一等奖”,并于今年6月23日喜获“白玉兰”最佳综艺节目奖。如约而至的第二季节目从自然环境、地理风貌、历史风俗、生活方式等多角度探访新一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,带领大家领略山水有情、田园生机、温暖乡愁,全方位感受乡村振兴的澎湃活力。

8月19日播出的节目,将镜头对准娄底市新化县油溪桥村。节目中,主持人撒贝宁、中南大学教授杨雨、影视演员何冰共同走进村庄,探寻油溪桥村的蝶变密码。春生夏长、秋收冬藏,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勤耕不辍;日新月异、气象万千,一幅产业兴、百姓富、生态美的画卷正在油溪桥村徐徐展开。然而,油溪桥村的曾经却写满了贫困,直到村里首创“村级事务积分制管理”模式,激活了发展动力,才走出了一条蝶变之路。

“积分制”到底有多神奇?节目邀请嘉宾们亲身体验,跟随村民种植桂花树,加入游步道扩建工作,参与村里的积分分红大会。在劳动和烟火气中,大家走进田间地头,跟随村民的视角,实实在在地感受到“积分制”给村庄带来的力量。撒贝宁不禁感叹,“种了几棵树,修了一截路,参与到火热的生活中,看到了一个村庄应该有的朝气和蓬勃。”杨雨用诗意的笔触描绘油溪桥村,“溪流漱石碧如油,远岫青云掩画楼。薄暮谁人桥上望,桃花经卷过渔舟。”何冰也对村庄的巨大感慨不已,“只要你相信,大家心往一处使,坚定地走一条道路,这条道路一定是坦途,一定能够走得通。”

节目总导演张齐说,《山水间的家》的创作是一次不同以往的“命题”作文。为了在“家”字上做文章,导演组进行了无数次的构思和推翻。《山水间的家》采用了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,以质朴写实的镜头,让乡村的真实面貌得以“无滤镜”地进入大众视野。

不仅如此,《山水间的家》第二季在延续纪实拍摄的基础上,也对叙事手法进行全面升级。例如,每期开篇通过融入村民具体的生活场景,来增加节目整体的人文气息。在油溪桥村中,节目组便展现了自带历史光环的茶马古道、口感又香又软的杯子糕、香酸辣俱全的三合汤,引众人邂逅了乡村振兴下的潇湘之美。而这些人文气息,也正印证了总制片人、总导演卢小波的思考。《山水间的家》虽然是有山有水有美景,但它的落点是人,只有通过展现一个个人物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,才能展现美丽乡村的整体面貌,才能看到乡村振兴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。

此外,第二季更注重强化“第一视角”感受,将很多嘉宾自己拍摄的镜头画面呈现在节目当中,给观众们带来更加真实和趣味的乡村体验。

留住山水,守住乡愁,《山水间的家》让生活在都市中的年轻人、面朝大地背朝天的乡亲们,看见自己向往的生活。



《山水间的家》海报。

翰墨春秋

照见千秋事去来

——读鄢福初《解密中兴颂》



浯溪碑林风光。

周先忠 摄

张瑞田

2019年末,往湖南衡阳参加“翰墨醇香·六十年代——全国书法名家学术邀请展”,在研讨会上,我见到了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鄢福初,并听到他对时下书法的评鹭,语言铿锵,条理清晰,既有现实感,也有学理性。会议结束后,主办方组织了十余人去浯溪摩崖参观,重点考察唐代诗人元结所撰、颜真卿所书的《大唐中兴颂》等摩崖刻石,一整天的时间,不虚此行。

颜真卿所书《大唐中兴颂》,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甚隆。欧阳修在《集古录》中说,“大唐中兴颂,元结撰,颜真卿书。字字奇伟而文辞古雅”。王世贞谈《大唐中兴颂》立场更坚定:“字画方正平稳,不露筋骨,当是鲁公书法第一”。欧阳修与王世贞都是著名文人,所言有权威性。欧阳修提到《大唐中兴颂》的作者元结,并以“文辞古雅”称誉。

后来读到鄢福初对《大唐中兴颂》的解析文章,了解到他以此为基点,对唐代书法所进行的考辨。最近,他把这些文章进行了整理,集结《解密中兴颂》,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(2022年12月第一版)。应该说,我对这本书是有期待的。我去了永州祁阳,曾在《大唐中兴颂》前流连忘返,也曾撰写短文,谈了自己观碑的感想。结合自己对《大唐中兴颂》的理解,阅读鄢福初的新作,不啻是探求《大唐中兴颂》的好机会、好选择。

鄢福初对唐代书法充满敬意,这是基于他对唐代大一统社会的高度认可。他认为,唐代在统治理念上的变化,生发出超强的生命力。于是,一个蓬勃向上的帝国开始崛起。他引用唐太宗李世民的语别具深意:“自古贵者中华,贱夷狄,朕独爱之如一,故其种落皆依朕如

父母。”“爱之如一”是兼爱,是包容,是一个帝国宏阔的政治抱负。那么,这个时期的书法也会随着政治的变革,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新起点。鄢福初认为,初唐书法是魏晋书法的滥觞,“二王”书法比比皆是。直到颜真卿的出现,“他继续开来,在笔法、结体、章法布局等方面都与王派书法迥异,独树一帜”。继续,鄢福初进一步考察,认为“颜真卿的新笔法吸收了篆、隶中铎用笔和藏锋逆入的特点,将此化入楷书”,“这种新的笔法写出的楷书已经一变初唐以来的那种楷书风貌,二者的区别就在于,前者(指初唐楷书风貌)侧,后者正;前者娟秀,后者元气淋漓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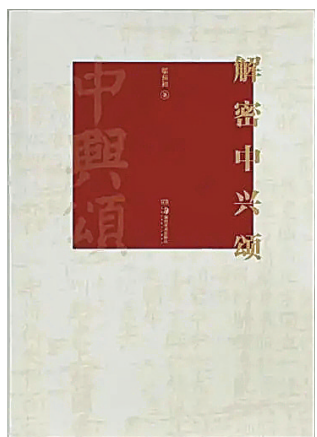
学术研究切忌泛泛而谈,鄢福初从《大唐中兴颂》入手,集中于颜真卿的一次创作,一件作品、一种书体,举一反三,探寻颜真卿书法的美学真相。首先,鄢福初从多重视角解读《大唐中兴颂》。中国传统书法的生成,不是书法家个人才艺的单一体现,往往与一个历史事件、一个区域的文化形态、一个人的生活选择相关。也许,这也是古典书法区别于当代书法的社会特征。因此,解读《大唐中兴颂》必须兼顾笔与墨、碑与文。鄢福初在元结的文章中,感受到“盛唐的心气还在,流露出来的总是王朝开拓、奋发的气魄和自信,充盈着天地永恒、节气千秋、纲常万古的信念”。不过,鄢福初也清楚地看到元结撰写此文时的背景,大唐帝国开始衰落,“失去了对于自身不健全的制度及时加以修正调整的机会”。他的“大唐中兴”的感慨,难免有几丝忧伤。解读《大唐中兴颂》的书法,需要了解文章作者元结的所思所想,鄢福初做到了,他从文本到书法,从不同的角度探析《大唐中兴颂》的思想性和艺术魅力。的确,鄢福初对《大唐中兴颂》书法的研读有鲜明的个人特色,他从时代背景到颜真卿彼时的书写能力,直到

元结文章带给颜真卿的创作冲动,均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准确的推理。比如,鄢福初认为,“书法的法度也许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适当地更易,但是,人们对法度的敬畏不会改变”“严整的法度、极致的规矩里,往往潜伏或者本来就伴随着极端的叛逆、无上的自由”,鄢福初一语切中颜真卿楷书的青紫,纵观颜真卿的书法,何尝不是“极端的叛逆、无上的自由”呢。据此,鄢福初对颜真卿的《大唐中兴颂》有了契合历史事实与个人审美风尚的表达。他认为,《大唐中兴颂》端庄浑穆、元气淋漓,于圆满中见筋骨,笔力雄健、力沉势足、大气磅礴,树立起了与时代精神相称的崭新书风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大唐中兴颂》已经超越王羲之个人书风的转变与成熟,代表的盛唐时代的文化艺术精神,是凝结于浯溪石壁上的盛唐之音。鄢福初深入探析颜真卿的书写特点和审美追求,从《大唐中兴颂》的笔法变化中看到“有元结雄文助其笔力,有浯溪山川江水相映发,有平安安史之乱后大唐中兴的自得,颜真卿的书写突然由精确走向随意、走向自在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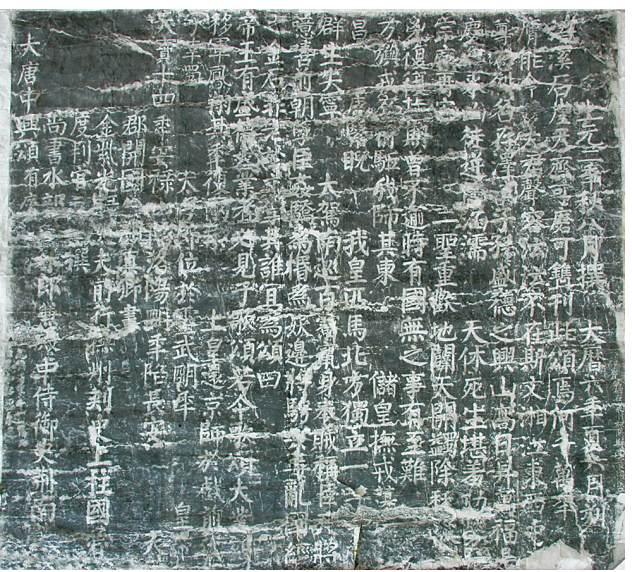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,走向随意,走向自在,则是中国书法美学的妙处。

地处湖南永州祁阳的浯溪,是湘江的支流之一,在碑林这里汇入湘江。浯溪一侧,原是一座山崖,经过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,山崖周身,刻凿了四百八十多处字迹,这是自唐到清三百多年文人墨客留下的诗文书法,其中有颜真卿、皇甫湜、黄庭坚、秦观、李清照、米芾、范成大、沈周、董其昌、顾炎武、吴大澂等人的书法刻石。这是湖南对中国书法的特殊贡献,鄢福初引以自豪。《解密中兴颂》,也是解密湖南书法。在这本书中,鄢福初对《大唐中兴颂》对本土书法的影响做了考据,他通过对明清之际学颜有成的书法家的分析,看到了《大唐中兴颂》以后的湖南人对颜真卿的认识与理解。他又从儒家修齐治平的价值高度,找到颜真卿植根湖南人审美心境的文化理由。为此,他与何绍基关于《大唐中兴颂》“外观笔势虽壮阔,中有细筋竖若丝”的观点产生共鸣,他认为,何绍基真正抓住了颜真卿书法的两个核心的美学内涵,又凭着深厚的儒学修养、文化情怀和湖南人的性格、热忱,将颜真卿书法的艺术特征加以深化并推到极致。

正如解语所言:不如元结中兴颂,照见千秋事去来。《大唐中兴颂》不单单是一块书法摩崖刻石,它储存的文化信息太丰厚,它的复合型意义很深远,它既是中国书法的典范,也是中华民族的人格建构。作为书法家、学者的鄢福初,对《大唐中兴颂》有着长时间的思考,在多次寻访浯溪摩崖的过程中,他像探寻一个人的命运那样,探寻《大唐中兴颂》的命运。因此,《解密中兴颂》就有了新的分量。



上图:《解密中兴颂》书封。



右图:浯溪碑林《大唐中兴颂》摩崖石刻拓片。 蒋盛文 摄

一方水土

望秋月,穿红丝

廖慧文

七夕,又叫乞巧节,现在大家把它视为“中国情人节”。一对男耕女织的有情人相爱而被阻隔,然而他俩终年分离而坚贞不移,唤起了人们对理想爱情的向往。

在古代的很长一段时间,七夕节还被视为女子乞巧拜织女的节日。传说光华灿烂的云霞,就是织女织出来的。这么一位心灵手巧的女神,与丈夫进行一年一度的相会,不向她祈求些技艺怎么行呢?北宋《东京梦华录》载:“贵家多结彩楼于庭,谓之‘乞巧楼’,铺陈磨喝乐、瓜果、酒炙、笔砚、针线,或儿童戴诗,女郎呈巧,焚香礼拜,谓之‘乞巧’。七夕乞巧的盛况,可见一斑了。在农业社会,凡事依赖手工。”锦浦春女,绣衣金缕,古代女性一生离不开女红。

湖南省湘绣博物馆内,就珍藏着一对以牛郎织女故事为主题的湘绣作品——盘金人物故事湘绣挽袖。这对绣品诞生于清末时期(约1877年前后),是在长沙城内出售的实用绣品,用来缝在衣边或袖边用作装饰。

长约半米的绣品分上下两个部分布局。上方,华丽的宫殿一角露出,升腾的云彩托起了衣饰华丽、手托卷轴和拂尘的织女。两只蝙蝠(象征着“福”)凑了过来,织女视线向下,撒扬拂尘,似在打发两只喜鹊下凡报信。

画面的下方,是人间的景象,牛郎似乎身处青翠的田垄之中,倚靠着牛,眺眺仰首,面露笑意,好像已经看到了报信喜鹊的到来。整个画面传递出了青春蓬勃、轻松浪漫的氛围。

1898年,长沙城内出现了湘绣绣庄,湘绣正式走上商业化的道路。而这对作品诞生的时候,湖南尚未出现专门的绣坊,统一的画师,市售的刺绣都是一些女性为补贴家用而制作,因此花样和题材都很自由多元。

这对绣品采用了齐边针、掺针、平针、盘金等几种针法,针法并不算难。但由于人物刺绣需要表现故事,就得有谋篇布局和造型的能力,所以难度要高于绣花鸟、蝴蝶。其实,在传统刺绣的主题中,牛郎织女、八仙过海等民间传说故事并不鲜见。但是,如何表现没有固定的模板,这就给了这些心灵手巧的女子们施展的空间。一针一线,轻盈穿梭,传递着她们的审美情趣,寄托着对生活和情感的美好向往。

研究人员推测,绣品的创作者是个情感很热烈的湘妹子。尽管清末民风开放了些,但整体还是保守的。而这对绣品中直接绣出了牛郎,很明显就是表达向往爱情、表达相思。不过,这样的图案可能还是仅限于民间流传。

真奇妙,在一个小小的展柜前,通过一对绣品,我们“接触”了一位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女孩——她,心灵手巧、热烈直白,有着旺盛的生命力,还能赚钱养家……不知她一生度过了多少个七夕?在七夕这天,她是不是常与女伴们拜织女、斗巧?

对于大多数现代人来说,一年到头拿起针线的机会不多。但我们和古人一样,都会在七夕的夜晚抬着头,在茫茫星河中,寻找着那两颗永恒相伴、又永远分离的星星,许下对生活和爱情的美好期盼。

艺林掠英

云起云飞 愈难愈奇

向敬之

认识陈云很晚,但身边几个朋友都跟我介绍,他是一个奇人!

2020年初,因文艺抗“疫”,我与陈云相识。他请我帮忙改一首词。我们聊了几天,聊感受,聊认识,聊遥远的祝福。我趁着感觉写了一首《亲爱的小孩,你不要哭》。

他喜欢这首词,20分钟内写完了曲子。让我没想到的是,他在非常时期,没有量产,只写了两首,除我的“小孩”外,还写了一首《我们的模样》。他并不急着出手,而是反复打磨,和同事编成了合唱曲,然后在线指导学生用手机录干声,又把数百份干声混合修剪,后来在省教育厅两次大学生比赛中分别拿了一等奖。

后来,我得知陈云从读大一一开始写音乐,毕业那年举办了个人原创作品音乐会。他获奖的作品不多。除一首《水灵灵的洞庭湖》拿过湖南省艺术节“群星奖”金奖与省“五个一工程”优秀作品奖,还有一个教育部思政司的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大赛三等奖外,其他基本是指导大学生参加省厅和教育部专业比赛的大奖,如省大学生艺术节展演一等奖、省青年文化艺术节集体二等奖、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一等奖。

我笑他是获奖专业户。他说,都是学生努力的,他是这么走过来的,学生需要有老师用心指导。

陈云最初学的不是作曲,而是手风琴。他是艺术高中的尖子生,未来可期。然而高中的第一次车祸,导致他的脊椎严重受伤,无法负重手风琴。临高考的半年前,他找师院的一位年轻老师拜师,求他教作曲。老师说,时间晚了。陈云死磨硬泡。老师布置写一段旋律看看,想让他知难而退。孰料,陈云硬是一晚写出一两个两页纸的三段体作品,成为了这个老师后来经常跟我聊起的“速成”生。他一边学曲式、和声、复调等,一边在左右两只手腕上各绑一个5斤米的袋子苦练钢琴。四个月过去,他如愿以偿考上了岳阳师范学院音乐系,成为系里唯一的理论作曲方向学生。

在本科期间,为了走上专业作曲的路,他努力由传统作曲向计算机作曲专业转型。一有时间就住武汉、北京跑,进大型录音棚、唱片公司实习,学习电子音乐作曲和编曲录音。正因这样的不安分与艰难攀登,他被留校成为了一名专业教师,执教电脑音乐和歌曲写作。其间,他带着学生举办实践教学音乐会,还多次担任央视“中华情”、光明日报“中华诗词吟诵会”等国家级、省级大型活动的作曲、编曲、音乐总监和音响总监。2019年,他被中国音乐电子学会聘为第16届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评委。

后来,他拿到武汉大学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硕士,成为AES国际音频工程协会会员,决绝地谢绝了华语流行乐坛享有盛誉的海蝶音乐集团高薪邀请,来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音乐学院,从事计算机音乐作曲、录音工程、现场扩声工程教学和研究。

他主持了2项省部级艺术教改课题、1项校级教改课题,创作了2部校园舞台剧,积极探索综合类高校音乐学科的人才培养方式,构建了以“跨界融合”为导向的学院5A实践教学体系。

他把综合实践引进音乐课堂,快速有序地培养学生的整体能力。前年,长沙排演大型民族歌剧《半条红军被》。单论体量和影响,成立才十多年的中南林音乐学院明显不及其他老牌、名牌的音乐院校。陈云硬是早早地拿到了承办单位的合作邀请,带着近60名合唱队员和40余名舞蹈系学生,同长沙歌剧院、交响乐团专业演员联合演出,和王宏伟、刘一祯、杨小勇等艺术表演家同台飙戏,在顶级的舞台导演、乐队指挥、灯光设计、音响设计、人物造型、舞美设计、服装设计等的集体聚焦中,展现出过硬的音乐水准和较强的职业性,得到了导演组和指挥一致好评。

作为舞台监督之一的陈云说,剧目演出成功,让他最开心的是学生大多在专业上得到了很快的成长。在演出现场,省里市里的专业艺术团负责人找到他,指着台上的学生说,这个那个我要了,使他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功。前几天,他说他想带个原创作品合唱团,需要唯美、温馨、安静和抚慰的歌词。我喜欢他的音乐,勃发着一种强烈的生气,大气中温暖,唯美而带有鲜明的叙事性。

他做作品和他带学生一样,始终有奇特的一面。我有次说他的作品,强化传统的线性思维,对比性不强。他说这不是问题,切入的手法与角度不一样。歌曲的对比性不可与乐曲相提并论,不能用戏剧性等强对比的概念重新定义歌曲的评价标准。单从作曲技术技巧的发展角度来说,是个好事,但从欣赏、接受和传播的角度来说,一是需要主流价值的认可,二是需要认可后的培养,且很漫长、预判未可,何其难。

他对音乐很挑剔,艰难地一次次转型,却又是那样有些奇葩。



盘金人物故事湘绣挽袖。

